

战争、灾害、瘟疫是人类的三大敌人。土地革命时期,面对“三大敌人”威胁,处于“围困万千里”的红色政权却能长期屹立不倒,这中间的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本文所要讲述的,正是苏区军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保护生命的生动故事。

### 建规立制抓卫生

上世纪20至30年代,大多在南方农村的苏区经济落后,很多老百姓居住房屋卫生条件差,环境脏乱,甚至人畜混居,有的地方还用塘水淘米洗菜。由于缺乏知识,许多群众遇有疾病,常用迷信活动来解决,“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观念比比皆是。更严峻的是,国民党军频繁“讨伐”和“围剿”,不仅破坏苏区经济基础,还带来大量病菌污染,一些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会腐烂滋生瘟疫,再加上苏区多处亚热带,气温高,湿度大,利于传染病传播,其中尤以疥疮、下腿溃瘍、痢疾、疟疾为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指出,“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

为保持红军战斗力,维护社会运行,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登场了。1930年以后,各苏区及红军先后颁布关于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等十几项规则,就个人防疫、团体防疫、防疫设施消毒方法提出相应要求,还组织各类卫生竞赛。1932年3月,江西中央苏区发布《苏维埃暂行防疫条例》规定:“(1)发现传染病(霍乱痢疾发疹霍乱伤寒的音译)等)就要向上级及邻区报告,在报告上应写明病状病名等项。(2)传染病病人须与家人隔离另住地,所用衣服、器具非经煮沸消毒不能使用。(3)该地方如果传染得十分厉害,一定要在周围五六里之间断绝交通,离该地五六里之外尚不能开大会及当街等事,总之不要多人集合在一处,以免传染。”

苏区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像中央苏区设卫生局,省市设卫生科(科)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苏区的小镇及大市场都有卫生运动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七人至十



一人,而大一些的县城则除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外,还分成几个卫生区,每区设一个委员会底下再分小组,每条街十至十五家编成“卫生小组”,公推组

长一人。而在乡村,小乡以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大乡须分村组织几个卫生运动委员会,每五至十家成立卫生小组。凡机关人数在百人以上

## 苏区军民齐心协力抗疫

者,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百人以下的机关,组织卫生小组。红军部队在政治机关指导之下以团为单位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

### 真正的“新生活”

有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规章制度苏区卫生防疫搞得有声有色。亲历者回忆,中央苏区凡居民所在地的圩场村落、街道、天井店铺、住宅及公共场所,每半月大扫除一次,潜留污水的水道、水池沟渠要开通,尘土脏物集中圩场、村落之外焚烧。在积极分子带动下,苏区群众的家庭用具及衣裤都努力做到洗净,而且一切食物煮熟后吃,不可与传染病病人同食等。相比国统区装模作样的“新生活运动”,苏区的卫生防疫要扎实得多。

即便是斗争条件更艰苦的鄂豫皖苏区,整天在大别山里打游击的红军除了有浑身挂满药布袋的随军“扁担医生”,还规定“到驻地先打扫室内和周围50米以内的卫生;挖厕所要围以竹笆或树枝(走时埋掉);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要摆整齐;出发前,上门板捆铺草、归还借物,打扫干净室内外卫生执勤排长验收方可”。这些要求都被指战员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给当地群众留下很好的口碑,以至于1947年刘邓大军重回大别山时,老百姓奔走相告,“爱人民、讲公道、讲卫生的队伍回来了。”

各苏区都有严格的定期卫生检查制度,要求地方每个月须将发现的各种病症统计次,上个月和下个月相对照,考察病是减是增,把当地因病死亡人数每月统计一次,并须把病症及老年幼年死亡人数分别记载下来,每到月终除由地方苏维埃卫生部检查一次外,各卫生运动指导员应向中央政

府内务部卫生科报告一个月内的工作情形。这些制度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蔓延。

对抗疫情,早预防早发现非常重要。当时,中央苏区尽可能多设痘疹所,要求苏区无论男女一至二十岁,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年都应种牛痘以预防天花,注射防疫血清以预防霍乱和瘟疫。条件允许的地区,可利用金鸡纳霜(奎宁)和中药常山、小柴胡汤来预防和治疗疟疾发动群众养猫及堵塞鼠洞、消灭蚊蝇,以预防鼠疫和其他疾病。

### 吃水不忘挖井人

纵观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军事工作是关乎苏区生存的头等大事,但卫生防疫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当年,随着卫生科学知识普及,苏区军民卫生文化素质大为提高,不仅提高了生活品质,还增强了支持战争的能力。当时,红军战士大都能经常性洗衣、洗澡,剪指甲,不乱吃不卫生的东西,每到一地还帮助百姓疏通水沟,开挖水井,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挖的一口水井至今还保存着,解放后群众在井旁竖起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在苏区,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推动红军连俱乐部城镇夜学、识字班、工会以及农村雇农工会农会、儿童团等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宣传,要使人明白疾病发生机理和讲卫生的好处,并且努力做到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像一首流行的《卫生歌》所唱:“要同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假使卫生不讲究,灵丹妙药也闲情,病痛多哩真辛苦。”

由于遵循了科学的疫病预防控制规律,疫病没有给苏区造成大的损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曾指出:“国民党军阀的武装进攻,我们倒不怕,可以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和红军的英勇将他击败,以至消灭。国民党军阀用更残酷方式所制造的瘟疫,这个东西发生和传染起来,在目前缺乏药的时候,解救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举行一种防疫的卫生运动”。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仍然别具深意。(摘自《新民晚报》)

## “末代元帅”曾试图挽救苏联

2月25日,苏联最后一位元帅、最后一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6岁。作为苏联的“末代元帅”“末代国防部长”,亚佐夫平生最值得一提也最引发后世争议的举动,是他在苏联解体前夕,试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

1991年8月18日,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手持一把手枪,率领三名军官冲进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当中,宣布“暂时停止”这位苏联总统的一切权力,同时将其软禁。

次日,亚佐夫返回莫斯科,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名苏联高层领导人一起,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中,称戈尔巴乔夫代倡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还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川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这就是震惊一时的苏联曾“八一九”事件。

其实,作为一手提拔亚佐夫的人,戈尔巴乔夫与亚佐夫的关系曾经一度非常融洽,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在亚佐夫担任国防部长后逐步显现的。身为国防部长,亚佐夫对华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出现的“叛乱”行为予以镇压,而默许其这么干的戈尔巴乔夫事后又不

堪各界压力,将动用武力的责任全部“甩锅”给亚佐夫。亚佐夫一直忠于苏联及其理想,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赞同。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了亚佐夫与戈尔巴乔夫的决裂。

然而,在经济、民意等多重因素的压力下,苏联军队的执行力此时已经完全归零。“八一九”事件中,紧急状态委员会借亚佐夫之手动用了众多部队执行其命令,但是,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却拒不听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组织舆论力量进行反击。在叶利钦等人的连番“攻势”下,苏军最为精锐的装甲部队塔曼师率先倒向了叶利钦。此后,坎捷米罗夫卡师、图拉空降兵等精锐部队也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叶利钦。军队态度的转变,导致事件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此之后,紧急状态委员会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八一九”事件以失败告终,亚佐夫夫人也被捕了。

但在审判他的法庭上,面对军事政变的指控,亚佐夫拒不认罪,反而慷慨陈词:“我是尽个人所能,全力不使国家解体和军队崩溃。”亚佐夫这番“硬汉”表态为他“吸粉无数”,在苏联解体后,他成为了俄罗斯怀念苏联的那一部分群体的一面旗帜。

1991年12月25日,在“八一九”事件发生四个月

后,苏联红旗二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亚佐夫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解体了。此时的亚佐夫已经以叛国罪被投入监狱,但3年之后的1994年,叶利钦政府就迫于压力宣布对其进行特赦,但作为当初的“死对头”,叶利钦时代的亚佐夫生活得一直十分潦倒。

但普京当政之后,亚佐夫元帅的境遇和名誉却开始“逆市上扬”。2004年,普京向亚佐夫授勋,作为他80岁的生日贺礼,此举在当时的俄罗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2014年,在亚佐夫的90岁生日典礼上,普京再次授予其亚历山大涅夫·夫斯基勋章。普京还发表讲话,称亚佐夫仍然“身在军营”,为国家和军队做出贡献。

2月4日,在亚佐夫病危之际,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奉普京之命专程前往看望,并授予了他一枚俄罗斯三级“祖国功勋”勋章。而在亚佐夫去世后,普京更是亲致悼词,称亚佐夫“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普京对亚佐夫的赞美之词,显然并非单纯的个人好恶。应当说,对于今天的俄罗斯而言,亚佐夫更像一个政治风向标,对他功过的评价,反映着俄罗斯现政府对于苏联解体历史的态度。(摘自《齐鲁晚报》)

## 杜甫笔下的瘟疫



杜甫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续娶卢氏。开元二年,三岁的杜甫,被寄养在位于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姑母家中。姑母对他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姑母的孩子年龄略大,是为表兄,与杜甫作伴,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时疫横行洛阳,杜甫与表兄双双染病。姑母寻方问药,心急如焚,后来有巫医指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就可能痊愈。姑母念及侄子可怜,便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与杜甫调换。时隔不久,杜甫奇迹般地痊愈,而姑母的亲生儿子却在瘟疫中不幸死去。长大成人后的杜甫,每念及此事,都情不能已。瘟疫、病痛,幼时的这些经历,让杜甫的一辈子刻骨铭心;慈爱、侧隐,更为他的诗歌打上了一层厚厚的人文主义底色。

杜甫生活中的唐中期,瘟疫十分频繁。仅从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衡阳一带的瘟疫致使河湖污染:“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长江流域的瘟疫让他困于疟疾年复一年:“峡中一卧病,疟疾终冬春”;江南瘟疫肆虐之下被流放的老友李白可还安好:“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南方大部的瘟疫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

乾元二年初冬,杜甫流落同谷,生计惨淡。有《同谷七歌》组诗,尽写穷愁绝境:“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天寒地冻之时,可怜食不果腹;“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面对妻儿染病,茅屋四壁皆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生暗天道路长”,兄弟离乱分散,姊妹骨肉难亲;“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坐坐万感集”,纵使彻夜难眠,徒自空留浩叹!

其实,杜甫流落同谷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多月。但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他们仍然遭遇了瘟疫。儿子的病重,更让本已潦倒无靠的生活雪上加霜。寻医无果之际,杜甫想起附近清冽的玉绳泉水,或可救命,果然汲水煮药给儿子喝了后,病马上就好了。杜甫迅速将事情告知附近村民,好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妇孺皆知。从那以后,很多人遇到家中小孩病重,都会跑来玉绳泉取水,为孩子煮药治病。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杜甫儿子的瘟疫,应该就是饮用水被污染所致。一旦换成干净的水来饮用,瘟疫自然就被阻断了。(摘自《华西都市报》)

## 立变破生:史上有名的“二〇年代”

2020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若是有心回头看,历史上的那些“20年”,有的事件或立或变,或破或生,改变了历史走向。

### 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这一年春天,距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过去了20余年,魏蜀吴鼎立之势基本已经成型。曹操突然在洛阳病故,噩耗迅速传到邺城,曹魏上下惊慌失措。就在此时,还算清醒的中庶子(太子侍从官)司马孚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道: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万国,但哭邪!

群臣如梦初醒,拥戴曹丕继承丞相和魏王之位,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从当年三月开始,传说中的黄龙、白雉、凤凰等圣物轮番登场,在这些祥瑞的“召唤”下,群臣纷纷上表请求曹丕代汉。终于,在这一年的十月庚午,汉献帝第四次下诏禅位后,曹丕接受了,改元黄初,建立魏国。

曹丕不以“非汤武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父亲“为周文王”的遗志。随后,短短几年内,刘备、孙权相继称帝立国,正式开启了一段长达60年的三国角力的精彩历史。

### 变:元和十五年(820年)

唐宪宗元和初年,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不听话的藩镇收拾了一些,备受诟病的宦官监军也被取消。元和后期,唐宪宗似乎陷入了有为帝王后期刚愎自用的窠臼。自平定淮西后,他以“世道渐平,欲肆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不仅大炼仙丹以求长生,性情愈加暴虐,时常鞭笞杖杀左右,宫廷内侍人人自危。同时太子李恒(后来的唐穆宗)不受皇帝待见,太子母亲郭氏迟迟未被封后。

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暴毙宫中。史籍对他之死多语焉不详,后世的司马光指出,“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王夫之更是一针见血,“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

这场持续了15年的中兴也在谋杀中谢幕,成为日薄西山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

### 破:宣和二年(1120年)

宋徽宗沉迷艺术,喜欢花石,一个名叫苏杭应奉局的机构就建立起来,东南各地的花石奇珍都被搜刮殆尽,用大船运往汴京,时称“花石纲”。方腊所在的睦州,是被剥削得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百姓敢怒不敢言。

宣和二年十月,一场起义誓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这一年底,方腊起义军势如破竹,短短两三个月就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半壁。

破局既开,各地起义也随之纷起,无论是宋江、张迪,还是高托天高托山兄弟的起义,都消耗着宋廷仅存的国力。加上邻国在外虎视眈眈,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已站在历史的时间轴上静候。

### 生:民国九年(1920年)

1920年初,蔡和森抵达法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他还动员了母亲葛健豪与妹妹蔡畅随行。临行前引发了轰动,上海《申报》称之为“中国女界之创举”。

这一年的7月6日至10日,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和部分工学励进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召开开会,史称“蒙达尼会议”。蒙达尼会议为在法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党组织的工作揭开了第一页。

会后,蔡和森多次致信毛泽东与陈独秀,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毛泽东的回信亦十分赞赏,“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这一年,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很久了,东方欲晓,新生将临。(摘自《廉政瞭望》)

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

鞠慧 / 著

# 丁香季

小说连载

济南出版社

“梅老师,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给咱们学校丢脸的!”金春雨含泪望着梅晓玫老师,一字一句地说完,把妈妈的信叠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朝她学习的办公室走去。

阶梯教室前的广场上,那个手握铜号,仰脸吹奏着的男孩,不管春夏秋冬,也不论酷暑还是严寒,始终保持着那不变的姿势,不变的坚毅的面部表情。他快乐吗?他累吗?

金春雨没有朝那个男孩看,她匆忙朝前走去。

### 十三、剪不断的恩怨

金春雨的爸爸金成功手上夹着一根烟,来到了柴玉兰的病房。

柴玉兰看到金成功进来,愣了一下。也许是他良心发现了,来看她的。她这样想着,一丝温暖自心底缓缓升上来。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她这次又病得这么重。

可是,她再一次错了。金成功知道了柴玉兰收到不少捐款后,他是来要钱的。

“你看你这一病也不能打工了。我在家看着咱春风,也不能出去打工吧?你不管我,不能不管咱儿子吧?”金成功装出一副可怜相,对柴玉兰说着。

“捐款是用来给病的,咋能给你呢?”听了金成功的话,柴玉兰心底升上来的那丝暖意一下停在了胸口上,眨眼间结成了冰。心口也忍不住一阵阵地疼起来。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就这么狠心?春风可是你的亲儿子。”见柴玉兰不同意,金成功也有些生气起来。

“还好意思说这个,老婆病了不管,闺女上学不管,你一个男人,连儿子也养不活,还好意思说我狠心?你想没想过,你有一点良心吗?”柴玉兰气得脸蜡黄。

“当时我说不让春雨上学了,让她出去打工,你还不干。你看人家兰兰,一年给家里寄来多少钱呀?要是春雨去打工了,家里没钱花?都怨你!”金成功不恼,他继续说着。

“说这话,你还是人吗?亏你也是她爹!”柴玉兰扭过头去,不再理金成功。

可金成功不罢休,此次来的目的没达到,他是不会走的。

金嫂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怕金成功把柴玉兰的病气得更重了。她悄悄拉下了金成功油渍渍的衣袖,示意他到门外去。

金嫂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递到金成功手

里,低声对他说:“我从生活费里挤点给你,往后你千万别再来了。这钱你拿去,给孩子买点东西吃吧。柴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她说不行那就不行。钱是用来看病的,哪能拿给你?拿了钱快走,要不柴姐知道了,这钱也不能让你拿。”说完转身朝病房走去。

金成功望着手里的钱,觉得太少了。但想想金嫂的话,又觉得也有理,只好有些不快地朝门外走去。可越走,他越觉得不舒服。听村里人说,学校收到了好多钱,自己大老远地跑了一趟,可才要到了一百块钱,也太少了!哼,我可是她的丈夫,凭啥给我这么点钱,打发要饭的呀?他越想越生气。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对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行人瞅了好一会儿,一个主意冒了上来。他重新站起来,拍打两下屁股上的土,朝金春雨的学校走去。

金成功要到学校去要钱。他知道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爱面子,他们最怕闹了。之前到学校闹过两次,虽然没有把春雨闹回家,但学校把春雨的学费免了呀。再说,这回的钱,本来就是捐给他老婆的,要点花花,再正当不过了。

这样想着,金成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让金成功没想到的是,学校门卫都认识他

了,学校领导也可能是专门交待过,反正不管他怎么说,门卫就是不准他进。他不吵也不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校门。门卫以为他走了,可过了大约一节课的时间,他又回来了。原来,他是到街上买了包烟,他想用那包烟打动门卫,让门卫放他进去。但门卫对他手上的烟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又对门卫称兄道弟地说好话,又送到了自己的闺女金春雨。不说金春雨还正好,一提金春雨的名字,门卫更加确定了他的身份,更不理他了。金成功磨来磨去,直磨到放学了,门卫也丝毫没有要放他进去的意思。

看看实在没有进去的希望了,金成功只好打骂骂一顿,但他不想就这样走了,走之前,他要跟门卫吵骂一顿,朝上吐唾沫不能白来。

正当金成功边跳边骂着,边准备撤退的时候,恰巧梅晓玫老师朝校门走来。金成功像是突然见到了救星,停止了吵骂,等待着梅晓玫老师走过来。

平时,梅晓玫老师中午是不回家的。一是中午的时间太短,再就是学校也有好多的事要做,老师们中午没有特殊情况都是不能回去的。今天上午放学后,家里的保姆打来电话,说她母亲晕得厉害,让她赶快回去。她知道,母亲的血压可能又高上来了。她嘱咐保姆看好母亲,她马上回去。(25)